



崧 维 蔚 芝 星 鑫
蒋 赵 陈 刘

劉禹錫詩集
編年箋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

蒋维崧 赵蔚芝 笺注
陈慧星 刘聿鑫

山东大学出版社

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

蒋维崧 赵蔚芝 笺注
陈慧星 刘聿鑫

责任编辑：王延梯

特约编辑：刘晓东

内版设计：赵 岩

责任校对：启 泰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

27.25 印张 95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607-1793-4/I·132

定 价：55.00 元

11A6690

前 言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中唐优秀诗人，一度曾是政治革新运动中的志士。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生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武宗会昌二年（842）。他于德宗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大半生仕途坎坷；政治上失意，文学上收获甚多。影响他的命运，使他长期处在颠蹶、流离状态的，是他在永贞元年参加那场革新运动。那时他才三十四岁，刚即位的顺宗起用王叔文、王伾等人，着手进行改革，刘禹锡方由渭南主簿入为监察御史不很久，为王叔文所赏识，迁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柳宗元等共参谋议，采听外事。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秉政后，革除弊政多项，由于改革的趋势必定会削弱挟制唐朝廷已有数十年之久的宦官与藩镇两股反动势力，在宦官集团以及一些藩镇内外夹击下，进行才数月的革新以顺宗禅位宪宗而告失败。王叔文、王伾被贬逐，叔文寻又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以及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的其他六人，同被贬远州司马。

刘禹锡贬朗州司马近十年之久，宪宗元和十年召归京师，复出为连州刺史，实际上这又是一次远逐。在连州五年，至穆宗长庆元年，情况始有好转，得量移为夔州刺史，后又转和州。文宗大和初征还为主客郎中，又充集贤院学士。大和六年复出为苏州刺史，两年后，移汝州，又移同州。开成元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后安居洛阳。武宗会昌元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二年秋卒。

刘禹锡素怀政治热情，又富有文学才华。他的思想先进，观其《天论》，可见其哲学思想的正确、合理方面；观其《传信方述》、《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可知其笃信医学，是相信科学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留在中央政府，以至累任要职，想必有一番作为，或许会使唐王朝有一番振作。无奈当时顽固势力根深蒂固，革新派力量很脆弱，一次风云突变，革新派人士即被摧残、斥逐净尽。不测的政治风云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使他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却成为一位卓越的诗人。

刘禹锡大半生从事文学创作，他于诗、文都很擅长，其中尤以诗歌影响为最大。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凡读书人大都会写诗，但当然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真正可以成为诗人的，这里面有一个禀赋、气质和修养的问题；还有十分重要的是，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刘禹锡来说，从他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审美能力以及情感的反应能力看来，他的禀赋、气质是不成问题的；长期的贬谪及州郡官宦生涯，更使他具备足够的生活基础。后者对于他之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歌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刘禹锡传世诗歌约八百首，内容涉及颇广，意义蕴含丰富，手法多样化，长于刻画描写，兼善咏述心志，佳作较多。

刘禹锡的主要在贬谪时期所写的一部分表明素志，表露受压抑、不平心情的诗作，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诗是革新志士失败后发出的不平之鸣，它们多处印有残酷的政治斗争留下的伤痕；它也是历史事件不公正结局的一种见证。他在初贬朗州时作有《游桃源一百韵》，身处桃花源中而心境绝对不平静：“因思人间世，前路何湫窄”，追思“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摭摭”，反思“自述希古心，妄恃干时画。巧言忽成锦，苦志徒食檠”，惊叹“平地生峰峦，深心有矛戟。曾波一震荡，弱植忽沦溺”，嗟伤“祸来昧几兆，事去空叹惜。尘累与时深，流年随漏滴”云云，几乎把入仕经历都叙

述遍。其中最令人怀憾至今的自是永贞革新那场斗争，诗中充满着悵郁、悲愤之情。又有《谒枉山会禅师》一首，也是在朗州时作，诗称：“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勉修贵及早，狙捷不知退。锱铢扬芬馨，寻尺招瑕纇。淹留郢南鄙，摧颓羽翰碎”云云，其郁愤心情，有如前首。前首诗中，作者曾自况作楚囚鍾仪和饭牛宁戚。在另二首《谪居悼往》诗中，悼往之外，诗人又自喻为贾谊与屈原，一云“悵悵何悵悵！长沙地卑湿”；一云“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抑制不住地表明了对政治上受排挤的愁怨和不平。及至复出为连州刺史，先是在衡阳与柳宗元酬别，愁怨情绪仍很突出，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云：“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併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此后在任上，那种沉沦、苦闷的心情更未有任何减轻，如《酬马大夫以愚献通草萸酒感通拔二字因而寄别之作》云：“泥沙难振拔，谁复问穷通？”《酬马大夫登涪口戍见寄》又云：“犹念天涯未归客，瘴云深处守孤城。”虽至移夔州又转和州，政治上压力显著减消，他在为感谢崔群邀游而作的《历阳书事七十韵》中语及当年那场斗争，其怨愤情绪仍充溢于纸表：“早忝曹三署，曾闻奏《六英》。无能甘负弩，不慎在骑衡。口语成中遘，毛衣阻上征。时闻关利钝，智亦有聋盲。”直至大和初结束谪贬及外官生涯归来，《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犹满怀悲愤云：“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悴客唯舌在，别恨几魂销。满眼悲陈事，逢人少旧寮。”实在因为那一场斗争加于他的伤害是太重了。但是伤害只管伤害，他本人几十年间，在强大的压力下，从不曾有过一次承认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是错误的表示。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去世前夕所撰《子刘子自传》中，关于那场革新运动的是非问题，他毫不含糊地认为王叔文“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自传中他

自为铭言有：“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几乎为自己作了盖棺论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同样地也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他在朗州所作《谒枉山会禅师》有云：“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痾。”这里所要表明无罪无辜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在《历阳书事七十韵》中则表示自己在受谴这么久之后，“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中所说的“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更是明确表明昔日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个人所为完全出于公心。这样，我们把它们连贯起来可以看出，作为本应成为政治家而毕竟成为诗人的刘禹锡，他的信念、精神是够坚定、坚强的了。更有甚者，人们所熟知的他的先后两首游玄都观诗，语含讥刺，很有点甘冒不韪的精神，从中也可见诗人倔强性格之一斑。今天我们来读他的所有这一类的诗作，应当看到它们是永贞革新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是改革失败者最后的一阵孤独的喊声；它们属于刘禹锡诗作中最足以反映他的生活遭遇、思想性格的重要作品。

刘禹锡还写有一些托物寓意的诗，词旨所及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状况有关。例如《养鸷词》咏鹰隼之饥附饱颺，人之于鹰“日月哺不息”，“旦暮有馀食”；鹰之于人“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诗前有序称：“夫鸷禽饥则为用，今哺之过笃故然也。”联系《后汉书·吕布传》曹操论吕布语：“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颺去”，此诗之讽刺朝廷对待藩镇的姑息态度是再明显不过的。禹锡另有《武夫词》，写都中军人“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袖刀妒名倡”，种种跋扈、不法行为。诗前序称：“夫威恣而赏劳则乐用，威雌而赏竞则乐横。”可知他对唐朝纵容、姑息武人的做法是十分不满的。再如《聚蚊谣》托飞蚊以刺那些专门毁谤、构扇、陷害人的谗邪之人，诗称蚊群“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它们“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寓意也很显然。近似的又如

《百舌吟》称百舌鸟“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东方朝日迟迟生，迎风弄景如自矜”，又云：“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乘春辉。”这又是对谗佞工巧的小人的无情讽刺。再如《昏镜词》以人们为了掩蔽自己的陋容，宁可购用昏暗的镜子，讽刺妍媸无别、贤愚不分的世态人情。诗曰：“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云云。诗前有序云：“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据镜工称：“彼皎者不能隐芒眇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这就是说，镜子太明净了，容易照出瑕疵来，因而不为人喜爱。这真是一篇极佳的寓言，诗则是一首难得的寓言诗，其题旨之新颖，寓意之深刻，足以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其他尚有《调瑟词》、《飞鸢操》、《有獫吟》等，都是寓意于物的作品，程度不一地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刘禹锡这一类诗数量不是很多，但讽喻性强，颇能揭示时弊，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一定的高度。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写得很出色，有些作品可说是传诵千古，如《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的《石头城》、《乌衣巷》以及《蜀先主庙》等。中国的诗人，只要是常在外游历的，走到名胜之处，如果才气够得上，总不免要有所题咏。然而咏史怀古之作也不是容易写好的，倘若只是摭拾故实，就事论事，这咏史之作就写死了。一般说来，怀古咏史总需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特点：一是作者博学多识，对关键性的史实不致弄错；二是就地揽取景物特色，将它写入诗中，这又跟作者的审美能力有关；三是有足够的才情，能够把活生生的事实展示在读者眼前，同时又能对人物、事件做一点恰当的评论。后者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刘禹锡在这方面可能也是做得最好的。他所作《西塞山怀古》云：“王濬（一作“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一作“漠”）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

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只前四句已把晋师伐吴降孙皓的主要史实说尽，更无须底下再有怎样的议论，就凭“千寻”、“一片”两句已深刻表达了对残忍、腐朽的孙皓政权的批判，就表现的情感来说也是够沉痛的了。薛雪《一瓢诗话》称：“刘宾客《西塞山怀古》，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这“似议非议，有论无论”最足以说明本诗的主要特点，恰恰在叙史过程中体现了诗人的看法和感慨，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手笔。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大都浸透着深沉的情感，凭着寓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把人们引入到体味不尽的境界中来，《西塞山怀古》就同时具备这样的特点。又如《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些诗描绘江山景物都非常出色，所咏古迹大都具有悠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地理意义，作者注入的思想、感情大抵正确而含蓄，这就使这类作品具有幽深的意境和高远的格调。应当看到，刘禹锡是一位早年投身于政治革新的诗人，他的政治意识、历史观念比较进步，表现在咏史怀古诗中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或评价往往比较正确、中肯。上边提到的《西塞山怀古》，后半首气象虽不如前四句，但立意却是正确和必要的，它要说明的正是古人曾经指出过的“在德不在险”这个道理。恰如另一首《金陵怀古》所云：“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包括《金陵五题》的《石头城》等在内，这些诗大抵表现了这一意旨。咏史作品立意但求正确，不求新奇，这应该是写作的一条原则，在刘禹锡这方面是做得比较恰当的。刘禹锡有一些咏史怀古诗，倾向性很是鲜明，例如《经檀道济故垒》云：“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此诗伤悼刘宋大将檀道济的被冤杀，沉痛而又深情。《韩信庙》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鍾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对君主的屠戮功臣的行径表示了谴责，站在臣子的

一边明显地表示很大程度的寒心。又如《经伏波神祠》有句：“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州。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此诗感怀尽心王事而遭谗谮的伏波将军马援。这里有的诗可能在刻画景象、描绘风物上不如前面举过的那些，但在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方面，没有比它们更态度鲜明的了。这三首作品一律为历史上的功臣呼冤鸣不平，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它跟作者的政治遭遇有很大关系。从作品表现主题的意义去看，这些咏史怀古诗的价值是不低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刘禹锡集子中辑有两卷乐府诗，这些诗有的沿用原有乐府题而作，有的是他自创新制的。其中不少作品由于语言接近口语，风格质朴、自然，题材主要取自民间生活，因而尤其具有民歌的性质。最著名的有《竹枝词》、《浪淘沙词》、《杨柳枝词》等，这可以说是刘禹锡留给世人的最有价值的文学瑰宝了。《竹枝词》是他在夔州时始作，九首一组词前有引：“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歊，知变风之自焉。”可知他不仅自觉地仿效，且有意推出、发扬它。刘禹锡的《竹枝词》充溢着刚健、清新的气息，不论是内容、风情、语言、格调，都呈现一种全新的气象。如九首中的第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再没有比这更有声有色、有情有味的了！又如末一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刀耕火种是一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诗人赞咏的是男种地、女运水的协作劳动景象，也就是人与自然展开斗争的情景，它是很具有民俗情趣的。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也曾写及：“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总不脱“诗圣”的严正口气，何如刘禹

锡的《竹枝词》自然、活泼，富有生活色彩！刘禹锡另有《竹枝词》二首，其一为人们所熟知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千载之下，今日读来，犹是一首道地的富有情致的民歌，其风格之清新，意境之优美，情调之健康，语言之生动，在文人所拟民歌作品中并无其俦。此种《竹枝词》实是刘禹锡对于中国文学的一种贡献。

除《竹枝词》外，他又作有《杨柳枝词》十一首。按《杨柳枝》，或谓白居易所制，居易《杨柳枝词》八首之一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白翻新声，刘有以推波助澜。就反映生活而言，刘禹锡的这些《杨柳枝词》不及《竹枝词》那样与普通民众联系相关，但情意缠绵，所咏亦人间常事，娓娓动听，不失为一种新声。

《竹枝词》和《杨柳枝词》都是七言四句一首，刘禹锡另有形式类似七绝的《浪淘沙词》九首，这一组《浪淘沙词》民歌风味也很浓，反映的生活面较广，情旨深切，堪称佳作。其中“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郎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这一首，最能揭示生活现象中本质的东西，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怨愤不少，而初志不变。其他几首描写景物，刻画人情，都很成功。综观这三种诗歌，与传统诗歌的面目、风格不一样，它们属于文学史上拟民歌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中《竹枝词》与《浪淘沙词》价值尤高。

刘禹锡的乐府诗写民间生活的为数很不少，笔下刻画的风光、人情多彩多姿。如《堤上行》写荆襄一带商旅不绝、情歌相属的景象，《蹋歌词》写女郎连袂踏歌、寻求爱情的情景，这些都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又如《竞渡曲》写沅江五月龙舟竞渡的盛况，是对民间风俗的纪实。《采菱行》写白马湖采菱女嬉笑争逐，充满青春气息，云：“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又云：“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苹满衣。”又云：“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蹋大地相应歌。”诗歌勾画出的风土人情，集中一点是：在商旅经过比较多的地方，女子的行动、活动也比较开放、自由。此外还有《畚田行》，咏巴人烧山种田，云：“何处好畚田？团团缦山腹。𪚩𪚩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它记录了畚田生产过程，可以看到耕作十分简率。地僻土瘠，巴人生活贫困，由此可知。又有《插田歌》写农家劳动，这是他作为地方官在城楼俯观所得：“农妇白纈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嚶佻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写得朴实、自然，饶有情趣。此诗题下有小引，云：“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说明他写这类诗，实在是具有观风俗的意义的。

刘禹锡的乐府诗中还有两首专门以少数民族为题的作品：《莫徭歌》和《蛮子歌》。前者写徭族人民的生活情况，称其：“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说明其丁口稀少，生产落后，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又谓：“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说明其在艰苦条件下锻炼出来的体魄与胆量，这一点是汉族士大夫及一般民众所不及的。此诗当是他谪居连州时所作。后者则是写朗州一带的少数民族，诗云：“蛮语钩辘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悦若惊麇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有关他们的语言、衣食、祭祀、生产等，都概括写到了。这里最能反映出要害来的是五六两句：之所以蓦遇乘马过客要惊顾如麇，实在由于汉族官吏统治、压迫的缘故；以为官吏来了，所以惊慌躲避不迭。诗人抓住这一细节如实写出来，其实这是十分惨痛的。以上所有这些乐府诗、仿民歌作品，是刘禹锡诗作中的精华，它们是真正来源于生活的作品，它们也因为充满着生活

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刘禹锡集子中有一部分诗比较平庸、乏味，主要是贬谪生涯结束，由外任归来后在长安、洛阳的那些唱酬之作，它们内容空泛，缺乏意境，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来。他这时生活比较安定，心情也比较平静，仕途上大抵也就到此地步，因而不大有甚么激情了。这一时期除了一度出任苏州等地刺史外，他的生活情趣与态度，大致用他酬和白居易、裴度、牛僧孺诗作中的某些文句可以概括它：“君酒何时熟？相携入醉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迟迟未去非无意，拟作梁园座右人”（《答裴令公雪中讶白二十二与诸公不相访之什》）；“如招后房宴，却要白头人”（《酬留守牛相公官树早秋寓言见寄》）。也就是与好友或关系良好的元老、闲官们诗酒过从，悠游岁月，就这样终老了。在这样的的心态下，我们一般不能指望他继续写出昔日那种有情旨、有意境的诗作了。当他初返长安时，《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云：“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本已有侥幸满足之心。中间只求“同向洛阳闲度日，莫教风景属他人”（《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最后数年已是“此夜独归还乞梦，老人无睡到天明”（《酬仆射牛相公晋国池上别后至甘棠馆忽梦同游因成口号见寄》），颓靡已甚。这多年里，日常跟这些闲官、大老们一致过的是“弦管常调客常满，但逢花处即开樽”（《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嘉宴》）的生活，其作品内容除个别外，大致也只有扯淡应景，充满着常语套话了。

刘禹锡的诗风与盛唐时期的明显不同，笔下豪夸、雄丽的少，精警、清切的多。如“潮打空城寂寞回”，就要比孟浩然临洞庭的“波撼岳阳城”气魄小一些，但清警、含蓄胜过孟诗。同样咏八阵图，杜甫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气势宏远。刘禹锡云：“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是重在记录事实。同是金陵怀古，李白句云：“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月夜金陵

怀古》)虽说感怀霸业的逝去,仍见不可一世的气势。刘禹锡句云:“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踏踏实实,言明一个兴亡之理。同是咏写洞庭君山,李白诗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之三)这样的豪恣、雄奇!这样的浪漫、风流!刘禹锡诗云:“属车八十一,此地阻长风。千载威灵尽,赭山寒水中。”(《君山怀古》)旨在咏史,叙述、描绘之中,另有一种超迈、清隽的精神。刘禹锡这类诗中的某些境地,倒也不是一些盛唐诗人所曾达到的。此外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马思边草拳毛动,鹄盼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等,设譬精警,比事切实,也是盛唐诸著名诗人作品中所不曾见。

刘禹锡诗颇多议论。长篇之中因述志表意而时有议论自不必说,有的中篇几乎通篇都是,如《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此诗韵换四次,文分五节,平平淡淡的夹叙夹议中自有一种殷勤的情致和深长的意味在内。不止长篇、中篇,即如近体律诗、绝句,也常这样做。例如七律《送春词》,以“昨来楼上迎春处,今日登楼又送归”起始,以“万古至今同此恨,无如一醉尽忘机”结束,起结俱是议论。又如著名的《与歌者米嘉荣》后半首云:“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秋词》之一的前半首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都是直接通过议论抒发感慨与情怀。应该肯定的是,他的一些议论,并不损害诗的情味,如这首《秋词》,在前二句铺垫的基础上,后二句接着云:“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超旷、清远的境界因而立即显出,那种卓犖、超逸的精神也因此更其突出。更有一些诗,议论中特别含有某种义理,如《赠乐天》云:“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酬乐天咏老见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墙阴歌》云:“莫言墙阴数尺间,老却主人如等闲。”和

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但是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等等，一言一喻，都含有深刻的意义，有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哲理，很发人深省。这种以议论见长的诗，对后世很有影响。宋人好以议论入诗，构成宋诗的一大特点，寻其根源，刘禹锡怕是开了风气之先的。

刘禹锡诗技法纯熟，遣词造句，宛转流利，拗涩斧凿之笔甚少。《游桃源一百韵》连用仄韵至百，叙事、言志、抒情，相联相贯，一气呵成，最足以遣发抑郁、蹇涩的情性。《历阳书事七十韵》也是长篇钜制，词藻、典实，运用自如。白居易称他为“诗豪”，果然名不虚传。

刘禹锡长于创造意境，善于构造景象、情致、韵味交织一起的境界，例如《金陵五题》的《石头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是以烘托的手法豁出全境，使情韵与景致融合成一体。在这方面做得较出色的主要是他的一些近体诗，例如“残霞忽变色，游雁有余声”（《晚泊牛渚》），“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关头古塞桃林静，城下长河竹箭回”（《述旧贺迁寄陕虢孙常侍》），“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等等，都具有引人入胜的特点。那些仿民歌作品也常有优美意境，如“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足晚霞”（《浪淘沙词》九首之五），“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蹋歌词》四首之一）等。当然，它们仍是绝句的句法，意境的优美跟韵律的和谐、悦耳有很大关系。

刘禹锡诗也擅于表述感情，他有一部分嗟伤、感叹他人以及某些物类的诗，有的写来感情深挚，哀思迸发，如他哀悼柳宗元的《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

嘶，君帆转山灭”云云，局促的文字中深寓着急切难言的悲痛之情。没有渲染，没有铺张，完全以感情来驱使笔法，这一写作手法是很值得称道的。另有一些是嗟伤女子不幸遭遇的，写来情思婉转，哀感中多带有美感。例如他伤悼鄂姬的《有所嗟》二首，其一云：“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斗腰肢。相逢相笑尽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后二句沉痛之余，又且哀艳之至。其二：“鄂渚濛濛烟雨微，女郎魂逐暮云归。只应长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只飞。”结句譬喻，更是情意绵绵，为美丽事物的殒灭深感痛惜和遗憾。另有二首《鹤叹》，是针对禽鸟而写的，诗人偏能写出鹤对人的依恋深情。其一云：“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谁怜好风月？邻舍夜吹笙。”诗前小序称：“鹤轩然来睨，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者。”诗中充满着诗人对双鹤的怜爱之情，真是仁者之心，悯及禽兽。诗人观察到的是鹤的“含情”、“云外情”，作者本人又为之投入一片仁爱之情，这就使这首为双鹤而作的咏叹诗，特别能打动人。以上这一类诗纯粹以表现感情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刘禹锡创作诗歌，不仅长于刻画情景交融的境界，也擅于纯粹表现个别的情感，而且手法是多样的。

刘禹锡还善于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这主要表现在《竹枝词》等民歌体作品里，一是词语本身的口语化，二是表述方式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三是音节的顺畅，上口，等等。刘禹锡创作民歌体作品的成功，为后世文人自觉学习民众语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刘禹锡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诗人，他的诗为后人所喜爱、传诵，评论家对它们评价很高。方回《瀛奎律髓》卷三谓：“每读刘宾客诗，似乎百十选一以传诸世者，言言精确。”还是着眼于近体诗而言的。杨慎《升庵集》卷五四云：“元和以后，诗人之

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这一说法，堪称允当。确实，他的一些名篇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诗词家们作诗填词，多有取他的诗句化入己作的，或者用他的诗作为典故。著名的如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词上片云：“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其中“王谢”、“寂寞”等句就是化用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石头城》二诗而成的。又如元人黄潘《杭州送儿姪归里》诗有句：“玄都观里旧桃花，见我重来能几度？”也是袭用刘禹锡玄都观看花并再游二首写来。明人撰《逸老堂诗话》载元末红巾军起，倡女徐氏不从佐觞，为所杀。有人吊之以诗曰：“束带朝衣供奉孙，虏廷歎死报皇恩。妾今一唱贞元曲，孰溅西风碧血痕？”其第四句用王维咏乐工雷海青殉节凝碧池事，第三句则拈用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诗，却并不显得牵强。凡此种种，足见刘禹锡诗对于后人影响之大。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他的作品，也为了进一步发掘刘禹锡诗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撰写了这一部《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希望能获得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陈慧星 1993年10月
于上海师范大学